

慈恩印象

罗宏才 著



慈恩印象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恩印象 / 罗宏才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81118-098-5

I. 慈… II. 罗… III. 佛教—寺庙—研究—西安市
IV. B947.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206 号

统 筹 姚铁军

责任编辑 傅玉芳

陈 强

装帧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章 斐

金 鑫

慈 恩 印 象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1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81118-098-5/B · 023

定价: 80.00 元



序 一

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斑驳的历史沧桑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信息化、科学化、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面对这样的关注与重视，该将通过怎样的途径，使用怎样的方法，客观、准确、系统、完整地勾勒、复原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的历史原貌并使之有机融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序列与内在机体并有效反馈、服务于人类文明建设，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的历史职责与推卸不了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罗宏才教授长达十万字、融涵近200幅珍贵历史图片与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并通过多元立体手法客观、准确、系统、完整地揭示1300余年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深厚历史面貌的近期成果——《慈恩印象》一书，遂适时在本年10月27日于大慈恩寺举办的国际佛教文化会议开幕之际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弥补了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历史另一种意义上、区域段位上的空白并给予相关历史文化遗址如何科学化、生态化推介、复原自己探索出来一条成功的路径。开山之举，功莫大焉。因此，我祝贺这本巨著的出版并乐意为之书写几句必要的话语。

观察历史，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视角与方法。与众不同的是，罗宏才教授是在艰苦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珍贵历史图片资料的先期收集整理、提炼与累积储备，然后通过图文并茂、情景互动、视觉冲击、多维链接、社会思考、艺术审美等多元手段以及刚健、委婉的笔触与融学术于散文叙述的理念来有效把握这本书的本体、节奏以及指向的，所以，他的这本既类于学术著作与文学散文，又不同于学术著作与文学散文，且具有深刻、愉悦、轻松、活泼、刚劲、细腻、跌宕、婉转等相关主旨的独特著作，遂能够最后给人耳目一新的强烈视觉冲击与内在心灵的由衷震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宫阙的风”、“绘画慈恩”、“沧桑的那些事情”以





慈恩印象

及“牡丹开罢是秋菊”与“永远的大遍觉”等章节定位的迭次出现，充满了婉转、跳跃的史诗性节奏，让人流连忘返，惊叹不已。另外，有类于考古新发现性质、首次公布的珍贵历史图片如20世纪20年代日本日信银行陕西支部在慈恩寺大雁塔所拍摄的珍贵历史画面以及20世纪40年代初期西京筹委会委员长张溥泉先生在兴教寺中手托新罗王孙圆测法师塑像等珍贵历史写真，均具有极强的视觉震撼力，给人留下了抹不去的深刻印象。

当然，罗宏才教授的这一切的获得，即来自其曾经受教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教育背景与三十年丰富田野文物调查经验的积累基础以及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学士学位走向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专业博士学位、从西北高原文物考古第一线走向沪上高校著名教授等多元身份与立体知识结构的转变与定位，因此，他对具有历史、考古、美术、文学、艺术以及佛学、哲学等多元知识意蕴巧妙融合以及纵横驰骋与轻松把握，也就自然而然地处于情理之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罗宏才教授这本《慈恩印象》巨著的成功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囿于时间、资金以及体例、结构与其他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得这本巨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错误，很多重要的资料他也抱憾不能尽数置入。不过，成功的大门毕竟已经豁然打开，更客观、准确、系统、完整的历史复原与情景式互动链接遂有基础在以后的时间内不断趋于完善并臻于极致，因此我在祝贺罗宏才教授大作问世的同时也期待着更多的巨著纷次产生。

张 伟

2009年10月18日于古都西安





序 二

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裴回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读了白居易这首《三月三十日题大慈恩寺》诗篇，再读罗宏才教授的《慈恩印象》一书，很有一番感慨。大慈恩寺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和沧桑，只有浮图岂诸相，唯有不灭的佛、久住的法、永恒的精神流芳于世。

佛教认为，宇宙有日、月、星、辰，物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大千世界演绎着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不时勾画着胜景与凄凉。自佛教传入中国，在长安帝王之都开始翻译、传播，基本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目标。大慈恩寺作为唐高宗李治为报母恩而建的皇家寺院，是国立四大译经场之一，最盛时期有十三院、千百多间禅房。著名的玄奘法师更在此译经弘法十一年并创立法相唯识宗。只是昔日圣景已不复存在，唯玄奘法师所译一千三百三十五经卷与大雁塔常存不朽。因此，罗宏才教授所著的这本《慈恩印象》著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大慈恩寺千年历史的沧桑和巨变，留给人们无限的思索与遐想。触景生情，我们决心继承先辈们的信仰和念力守望着这块净土，以待胜缘。

作为长期辛勤活跃在田野考古、美术考古研究以及艺术经济研究第一线且有着丰富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指导经验的罗宏才教授，在历史学、美术考古学、佛教艺术学、艺术品流变历史以及文学、戏曲、民俗、古代建筑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学术成就。这部聚集了他多年心血的《慈恩印象》，对于了解、研究大慈恩寺历史、建筑以及文化等，均有极高的价值，它弥补了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历史另一种意义和区域段位上的空白。

略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如“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陪同蒋中正先生在大慈恩寺进香、登大雁塔以及195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参观大慈恩寺等历史图片还未能收录进来。



慈恩印象

尽管如此，《慈恩印象》的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它足以完整、准确、系统地复原慈恩寺的千年历史。

清晨的钟声已经敲响，曙光即将从东方升起，我们要继承历史，迎接美好的未来。

这只是我对此书的一点片言碎语。最后以唐高宗李治《谒大慈恩寺》一诗作为结束语：“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

唯我佛慈悲，愿宏才教授福惠双增。

增 勤

2009年10月18日于西安大慈恩寺

目 录

1	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慈恩印象》的一些文字
19	第一章 李唐梵音
21	一、宫阙的风
35	二、永远的大遍觉
45	三、投影向三塔
57	第二章 数不尽的沧桑
59	一、沧桑的那些事情
69	二、洋人镜头中的大雁塔
81	三、曾经有过的庙会
91	第三章 凭栏听法雨
93	一、圣教序不朽
105	二、我也说题名
115	三、法雨飘来的时候
127	第四章 人间佛教
129	一、牡丹开罢是秋菊
137	二、天边飘来一抹红尘
147	三、绘画慈恩
157	后 记



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慈恩印象》的一些文字



翻阅许多有关西安的名胜古迹介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大雁塔。回眸梦幻一般的李唐梵音与皇家锦绣，迷茫的历史与动荡的国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大雁塔的荣辱兴衰紧密联结在一起。（图1、图2）

这是怎样的一种高超的自豪和尊贵？又是怎样的一脉充满睿智的自信、厚重以及伟岸、平和？以至于我们千百遍地走近这座寺塔，每一次都能获得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洗礼，每一次的瞻仰礼拜，也都能在晨钟暮鼓的悠扬升腾中，聊发数不尽的昂扬、明智以及净心、觉悟。

从盛唐风华到辛亥国变，那个一千二百多年前曾慷慨营养这座始建于7世纪皇家寺塔的无数天街锦绣虽然早已经在无边的风雨中寂然趋于灰飞烟灭，所幸这座巍然高耸的皇家寺塔却能够奇迹般的一路挺立，傲视苍穹。凭借着大唐雄风氤氲下凛凛筋骨血脉的强有力支撑以及惯看大千沧桑的勃勃风云褶皱与滞重历史资历，雄伟高耸的大雁塔这才能始终作为一个古老城市的权威代号，顽强永远地享受昨天、拥有今天和抚摸明天。

诚然，大雁塔在历史的眸子里固然始终能够享有巨大的自豪以及尊贵，然而托起这座古老寺塔自豪、尊贵的坚实基础以及支撑这座古老寺塔勇敢地走向明天的核心机体，却是最早因高宗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祈福禳灾而奉敕修建的皇家寺院大慈恩寺。除此以外，还有最早因太宗（图3）、高宗两



图1 《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壁画 局部 唐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图2 金铜铺首 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图3 《唐太宗立像》 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代人主恩荣相加而昂然入驻大慈恩寺、身兼上座并果敢承担翻译天竺经典冗务的玄奘法师以及由此引发而来的数不尽的释教法雨与波澜壮阔的因缘往事。

感叹遗憾，当巍峨的寺院与众多的高僧大德以及纷繁的因缘往事逐一抛却历史年轮至于悄然逝去的时候，生命印象的模糊以及时代光电的淡漠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滋生，并进而无可奈何地悄然隐退而最终归于一片沉寂。它迫使人们因此不自觉地淡化远离了昔年大唐日月中大慈恩寺的弥天辉煌，淡漠含糊了寺、塔、佛、僧以及法鼓、梵呗、香火、赞偈与茫茫俗众之间永远无法分解的内在联系并与生俱来的天地因缘。

匆匆光影中，大慈恩寺由是被许多人所倏忽忘记。在他们的印象中，似乎这个曾经位居大唐长安、饶具林泉胜地的中心所在，原本只有一座巍巍高塔；在巍巍高塔的下面，原本只有玄奘法师不远万里、历经艰辛从西域天竺携带回来的经像、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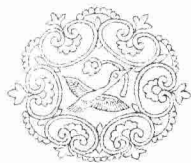
记忆慈恩，今天的人们决不能因噎废食而轻易否认传统水墨丹青与玉石雕刀曾几何时所不懈作出的巨大努力。虽然那时凭借此种具有某种原始意味艺术介质所诞生的众多佛教图像元素多少具有一些模糊

化、类型化、程式化的倾向，但其历经沧桑兵燹所倔强残留的块面躯体以及衣褶纹理与流畅线条，却因为有了丹青、雕刀所精心赋予的种种内涵，因而就能够在接踵而来的不断岁月里，雍容华贵，宠辱不惊，最终促使人们决然滋生“折戟沉沙铁未销”的豪迈感觉并由此获得“自将磨洗认前朝”一类的超然享受。（图4）

牵强的是，那些残留的图像元素一般都囿于经像图式的局限与设定，难以使人最终获得具象直观的情景观感。当我们迫切希望求得以往瞬间历史场景的某些规制以及定格的时候，琐碎、模糊以及闪断式的讹传、变异等种种弊病，就时时成为我们的思维羁绊。它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向，追逐并倚靠文字、音声等中国式载体以及晚至19世纪中期方姗姗来迟的西洋照相之术。惟其



图4 唐慈恩寺石像 原藏西京图书馆，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如此，当照相之术尚未出现或尚未传入中国的时候，另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块文字与梵呗音声，便无疑具有了弥补丹青、雕刀之不足，承担历史记忆的重要功用。

不应讳言的是，较之于丹青、雕刀，在往复轮回的岁月风华面前，恍惚记忆的方块文字以及易于流逝变异的梵呗音声似乎更显得淡漠苍白或力不从心。于是，当希冀阅读诸如大唐六典以及诸多部派经典在内的宏富记述以获得真实历史记忆场景成为一种主要选择的时候，那千百年来层累集聚的宏富慈恩印象竟只能漠然呈现流泻散漫的不稳定态势，它迫使我们被动地进入了揣摩想象的另一片思维空间。

感谢科学，感谢西方传来的照相术，感谢通过照相术所产生的无数业已泛黄酥脆的图片定格。凭借它们，往昔破碎、模糊的慈恩历史会因为我们的着意进行的碎片联缀与独具匠心的有机链接而变得清晰、完整与生动、鲜活。我们因此具有了拓开历史记忆尘封坚冰的勇气，看到了颇具二维形态轮廓的鲜活慈恩印象（图5）。尽管最初的摄影尚因胶片的昂贵、器材的奇缺、摄影师的稀少以及“照相异端”、“照相扫晦气”^[1]等落后社会意识的干扰而变得神秘莫测与步履艰难；尽管19世纪中叶岭南名士邹伯奇（1819—1869）精心发明的摄影术绘图与玻板摄影术^[2]的遽然崛起时反响并不十分强烈；尽管还有1873年英国医生德贞（Dr. Dudgeon John Hepburn, 1837—1901）在北京出版的最早的摄影术专著——《脱影奇观》以及1880年徐寿（1818—1884）与傅兰雅（1839—1928，原名John Fryer，苏格兰籍）^[3]合译的《照相略法》一书在《格致汇编》^[4]中的连篇刊载并非只是一花独秀，鲜为人知。

怀揣这样的憧憬，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即开始了相关慈恩印象历史图片的默默寻找。寒来暑往，得益于无数朋友以及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与笔者本人不懈的努力与投入，截至本世纪之初，篋中所藏竟奇迹般的达到了百余幅的数量。

抚摸这些散发着熠熠佛教光辉以及辉映着多元“慈恩印象”文化元素的泛黄图片，慈恩寺在我心中开始逐渐放大并日趋变得丰满、生动起来。面对它们，笔者在茶余饭后或夜阑人静时独自体味欣赏弥漫着时代风霜的这些光影定格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思着该通过怎样的途径、使用怎样的方法，使得它们能够在一个恰当合适的时机，结集成一整套清晰完整的印象轨迹，去回归慈恩母体，去回报慈恩惠泽，去展示佛教辉煌，去传承我们



图5 1936年5月的大雁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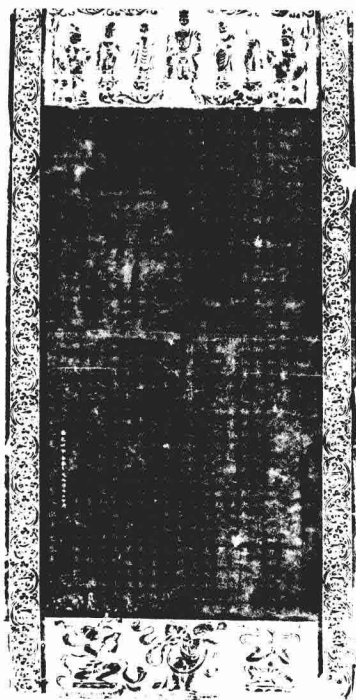


图6 西安大雁塔南门西侧唐太宗
《大唐三藏圣教序》

的民族文化。

致敬因缘。在大慈恩寺曲径深处一缕桂花清幽飘香的时节，我有幸认识了原陕西省副省长、也就是现任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伟先生。通过他的引荐，笔者意外得以与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取得联系，并很快在大慈恩寺西院法师的禅房中，获得了法师的接见。细啜清茶与聆听法师介绍佛法的瞬间里，一纸相互合作的协议很快得以最后确定。于是便有了我的微薄捐赠以及藉己丑金秋在大慈恩寺召开国际佛教文化会议之机，精选50幅珍贵历史图片于大雁塔以北三藏法师大遍觉堂前回廊举办《慈恩印象——西安大慈恩寺千年历史沧桑图像展览》的契机。

享受这个契机，配合《慈恩印象——西安大慈恩寺千年历史沧桑图像展览》，由慈恩寺出资、笔者著述、上海大学出版社鼎力出版的《慈恩印象》一书（中文版），也将同时在金秋十月于慈恩寺举行国际佛教文化会议之时公开发行。

遵从协约，笔者在紧张的编纂写作之时，曾不止一次地重新回味即将公开面世的珍贵历史图片，回味已经逝去的诸多绵绵收藏情结与隐藏在这些图片背后的诸多历史故事与因缘记录。

检点内容，总计在融涵48幅珍贵历史图片的《慈恩印象——西安大慈恩寺千年历史沧桑图像展览》以及融涵150幅左右珍贵历史图片与10万左右文字评述的《慈恩印象》一书中，均同类使用了“李唐梵音”、“数不尽的沧桑”、“凭栏听法雨”、“人间佛教”四个主题单元的区域分割理念。

于四个主题单元之下，展览图片一节除“因缘前述”与“毋忘慈恩”两大板块之外，采取了12组合的单元附件分割区划。每个组合单元区划之中，均将推介最能准确揭示各个展览主题的精华图像与文字解说。与展览图片不同，出版书籍则有机扩张，在四个主题单元之下又分作12个分支主题来分类、分篇、逐幅、逐次进行图文互动式的情景语言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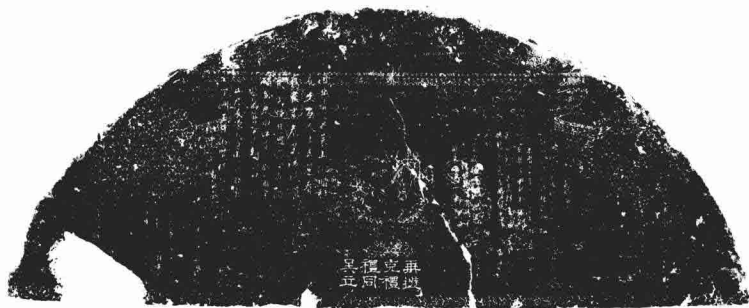


图7 大雁塔西面门楣 1976年拍摄

在这里，不管是展览图片，还是出版书籍，都力图在精心设定的集中篇幅内，纵横设定丰富多元的图文链接以及准确、完整的跳跃式节奏，力图使读者能在短暂的阅读空隙中，轻松、迅速地纵情体味斑斓历史所无私带给现代人类的巨大心灵震撼与慈恩惠泽，获得较为强



烈的视觉冲击以及新颖独特的审美享受。

搜索图文，最早的视觉图像，选择了迄今仍完好镶嵌在大雁塔底层南面左右两侧券洞内的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图6）与高宗《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碑记以及大雁塔底层四门门楣上传为尉迟乙僧、吴道子、阎立德或杨庭光、王维、郑虔、韦銮、李果奴、尹琳等一代画杰手泽的精美线刻佛像（图7）与曾经属于慈恩寺法物系列而最后因各种原因辗转流徙于陕西省图书馆以及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处的几多精美立姿佛像并各色佛教艺术构件。冀望通过其独特的布局结构以及鲜为人知的图像文字资料，集中阐述大唐佛教艺术最高典范长安模式之精髓内涵，深刻体味李唐皇室崇佛高潮的精彩一斑。

聆听梵音，在阐述长安模式精髓内涵的图像文字之后，是千古不朽的圣教序碑文。依据杨宾《大瓢偶笔》、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朱翼鑫《欧斋石墨题跋》^[5]等文献记载，大致自慈恩寺圣教序（亦称雁塔圣教序）问世以来，由此发端模拟，在永徽四年（653）、显庆二年（657）、龙朔三年（663）以至咸亨三年（672）四个年次短短的20年光阴内，唐代社会曾纷次出现雁塔圣教序、王行满圣教序、同州圣教序、集王圣教序（图8）四个主体圣教序分支。客观而论，这四个主体圣教序分支在事实上曾分别依附自己的母体基因，呈现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具形态、巍然大观的蓬勃态势。任择一种，其宽博雄浑的碑面上，均昂扬存留下书法大师的精妙神笔与文化心结，它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世文人学士的生活情趣以及审美情结，形成了事实上的圣教序文化。针对于此，本章设计的图文推介，即拟在清晰一脉的四条圣教序分支坐标基点上，分别借助精心选择的各本精华局部与传世佳本，殷殷透析诸如李鸿章、翁同龢、宋伯鲁、朱翼鑫（图9）、王壮弘、张彦生等文人学者痴情寄迹圣教序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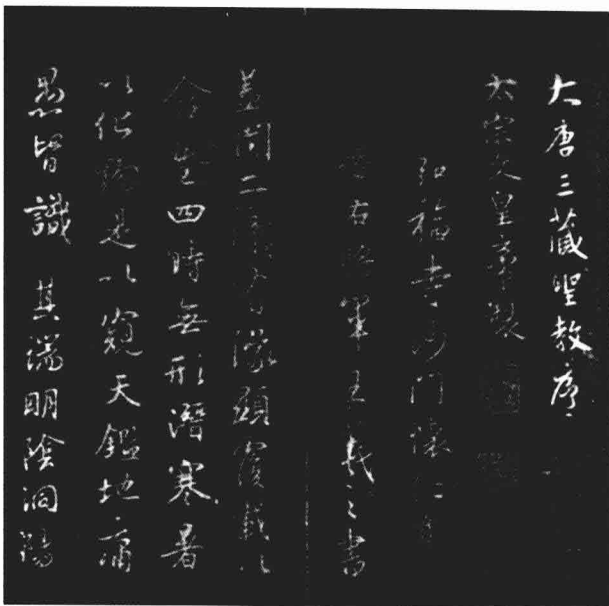


图8 北京图书馆藏宋拓王圣教序 原碑现藏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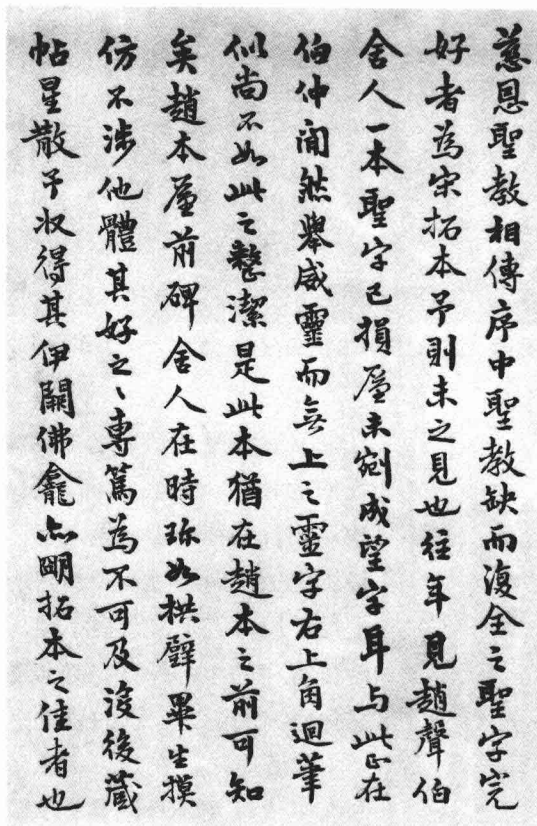


图9 慈恩寺圣教序（明拓本）欧斋主人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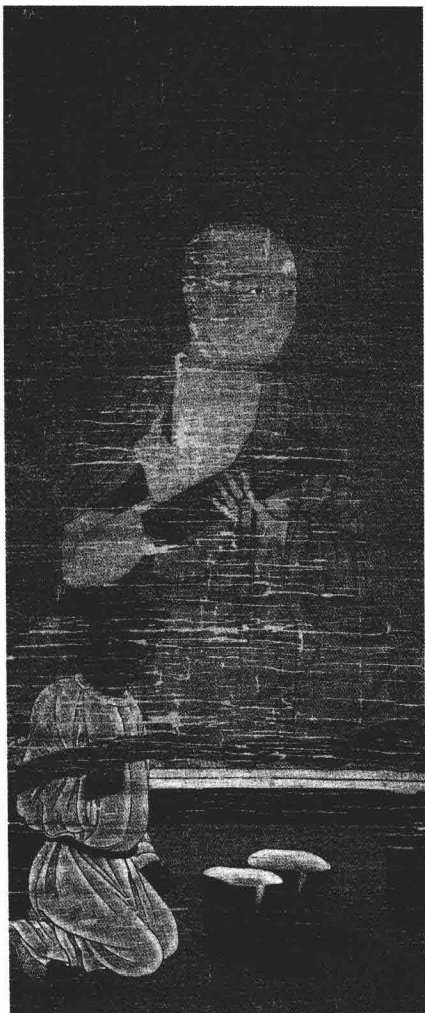


图10 镰仓时代《玄奘三藏像》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图11 室町时代《玄奘三藏像》 日本滋贺县长滨市宝严寺藏

的旨趣、心绪，冀望传递特定文化场景中悠悠书斋画室内不绝散发的静谧、温馨以及纯真、活泼。

毋庸细说，对于很多僧俗大众来说，缅怀玄奘精神、瞻礼玄奘形象是最大的功德与最愉悦的精神需求。然而历经沧桑巨变，玄奘的形象却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朦胧认识状态，常见的《玄奘负笈图》（亦称《玄奘取经图》），目前又处于真赝难辨、争论激烈的状态^[6]。这使得崇敬热爱三藏法师的僧俗大众不禁心生疑窦，困惑频添。有鉴于此，笔者遂暗下决心，着意寻找。经多方努力，细心考证，由日本友人所特意提供的分别珍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以及滋贺县长滨市竹生岛宝严寺、绘制于镰仓时代（1185—1333）以及室町时代（1333—

1568）、深受唐风影响的两幅绢质玄奘三藏画像（图10、图11）图片最终适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注目画面，肃穆静谧的慈恩寺禅堂内，玄奘法师正手持贝叶，形若说法，侧目凝神坐于小榻之上。其沉静庄严的具体形象与唐开成四年（839）洛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绯鱼袋刘轲所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碑文谓法师身“长七尺，眉目若画，直视不顾，端严若神”^[7]等文献记载如出一辙。相信这样逼真准确且流传有序的祖师图像，可以带给广大读者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由此开拓有关玄奘文化研究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众所周知，在慈恩印象的历史坐标内，大慈恩寺的灿烂时期，常常与雁塔题名、曲江宴饮以及牡丹观赏三大文化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岁月更迭、曲江湮没、寺院缩小、物是人非之际，曲江宴饮以及牡丹观赏等一代时尚便逐渐尘封或走向萎缩，



只有纠结千万士子勃然心结的雁塔题名经千百年的传承、衍化，奇迹般的风韵至今，其势不衰。于是，仔细地扫描整理业已掌握的题名图片资料，我们似乎便不再需要顾忌因雕梁画栋一朝圯毁、题名场所遽然收缩、灰泥污垢赫然涂抹题名遗迹等原因而感到的些许沉重与落寞惆怅。倚靠20世纪初叶日本静冈县学者足立喜六（1871—？）以及日本京都学者桑原鹭藏（1870—1931）^[8]与美国学者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9]、法国学者沙畹（图12）、中国摄影师林国荏和黄文弼（1893—1966）并《东方杂志》记者等中外考察者在西安考察期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10]，雁塔题名的神态便能够分别从看似狭小的画面空间中走来，积聚在一起，准确、清晰地呈现其娓娓动人的精气神韵（图13）。尽管这些图片数量较少，篇幅较小，拍摄质量又难以称佳，然而对于现代化社会场景中的生民大众来说，能于21世纪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对接业已逝去的鲜活历史空间，这当然已经是弥足珍贵的奢侈体味与不可多得的人文享受了。



图12 法国学者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尾接牡丹观赏的主题，唐代慈恩寺尚有重阳佳节登塔赏菊的时尚。“插萸登鹞岭，把菊坐蜂台”^[11]、“金壶新泛菊，宝座即披莲”^[12]等名人诗篇，将唐代京师登塔赏菊的时尚场景渲染得一片绚丽弥漫、金黄灿烂，大有“此花开尽更无花”^[13]、“满城尽戴黄金甲”^[14]的韵味。只是高贵富丽的牡丹仙子既然已被帝王贵胄视为国色天香，盈盈灿然的煌煌金菊也便只好愁眉低首、忍气吞声了。盛唐之后，牡丹之风愈是兴盛，金菊容颜便愈是消瘦。无料江风浩浩，也有小草不惧潮流，挺然傲立。及至清末民国，大慈恩寺虽然已是秋雁寒风，苍凉满目，然而重阳赏菊的唐风时尚，却仍旧通过慈恩寺旁雁塔村田姓人家世代不息的顽强承传而得以最后保留下来。竹篱飘香，

“菊最繁”^[15]盛。翻阅宋伯鲁（图14）、宋联奎、武念堂、王卓亭等西安耆绅丁巳（1917）重阳酒醉登塔后畅游田氏养掘园的奉和诗篇以及融融留影，盛唐的锦绣便立时有了物的证据与力的扩张。江山不死，唐风难绝。本篇出示的图像资料与文字叙说体式，或即就是这个主题的婉约吟唱。

西安地处内陆，明清以后日趋落后，灰黄与贫穷几乎成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的主体色调。惟以文化厚重，古迹众多，过往客商以及寄



图13 1907年9月4日沙畹拍摄的大雁塔前荒凉景象

